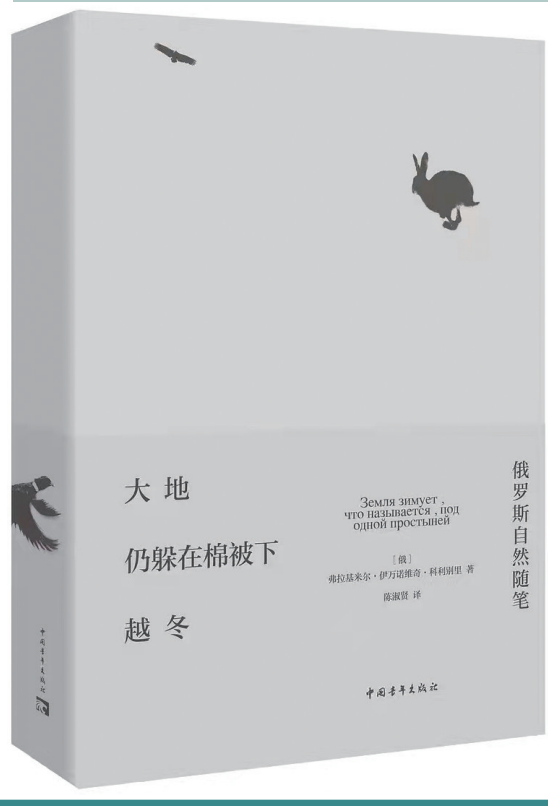


## 自然文学的涟漪

■ 商艳燕

## 《大地仍躲在棉被下越冬》

作者: [俄罗斯]弗拉基米尔·伊万诺维奇·科利别里  
出版社: 中国青年出版社  
译者: 陈淑贤  
出版时间: 2021年10月  
ISBN: 9787515359564

11月末,读到的这本《大地仍躲在棉被下越冬》,深冬时节,读季节之书,倒是颇为应景。

11月下了一场雪,一场激烈,雪没脚脖子,走在雪里,踢踢拖拖的,有儿时的乐趣。可是到底少了儿时的兴味,在窗子里看雪纷纷扬扬颇有诗意,若是上班上学只嫌其给生活增添了不便。好在今年不用在路上奔波,孩子住校也不用受这风雪的困扰。成年人眼里的四季,再也没有儿时的单纯。也可能是因为生活在城市的缘故,忙碌赶走了诗意。可是一个人之所以在中年以后仍然热爱读书,大概就是为了在文字里找回那些逝去的童年及乡间田野里的诗意的故乡吧。

近些年,我对俄罗斯文学尤为偏爱,每读总是欲罢不能。

大概是因为那风雪漫天的森林里,有童年的冬日记忆,有文学的辽阔远方,有大自然的宁静向往,俄罗斯文学几乎满足了我执著于文学的所有渴望。

《大地仍躲在棉被下越冬》作者弗拉基米尔·伊万诺维奇·科利别里的作品是第一次被引进,它几乎立刻就引起了我的阅读兴趣。

这是一本自然随笔集,在作者的笔下,我们读的是俄罗斯茫茫雪原春夏秋冬四季里的故事,读的是丰富的森林里写不尽的动物世界,读的是寂静的阿穆尔河带来的生生不息的岁月。这位伟大卫国战争参加者,写过不少战争题材的作品,但是在暮年的笔触却更多的是缘自乡愁的自然随笔。他是一个“终生迷恋徒步旅行的人”,向往未经开发的、原生态的大自然,只要有朋友,就和朋友去森林里参加各种目的的考察。在出版社工作的他,经常和一位摄影家结伴出行,结下了深厚的友情。

作者生于1917年,2011年去世,享年94岁,几乎历经整个20世纪。在他儿子的眼中,父亲从不无聊,他有做不完的事情,兴趣广泛,爱好写作、绘画、雕刻、模压技术等,而且有严格的工作时间,一生远离医院。我想这样的一生,主要是来自于大自然的馈赠,一个向往大自然并热爱且尊重大自然的人,内心一定是健康的、积极的、悲悯的、细腻的。

在阅读的过程中,我常常被作者对于保护大自然的呼声所感动。

在《体态优美的豹子》中,我们看到了一个体态优美但是很笨拙的动物,早春时节,豹子的蹄子会被冰划破,村子里的狗都能袭击它们。豹子的皮做不了皮袄,肉也不好吃,但无节制的射杀使豹子数量减少。“我不止一次看到豹子生存的恶劣自然环境,为它们惋惜。这样优美的动物不该遭到毁灭殆尽的命运。”作者说。我们说文学的意义是什么?也许这就是文学的一点点儿微薄的力量吧,用微弱的声音发出一点点呼唤,希望可以唤醒人类的同情心。

《“白色补丁”的偏口鱼》中,作者讲到了听来的一个传说:一个猎人打到一条肥鱼,但是他想到,这万一是一条鱼呢?如果我杀了它,其他人吃什么呢?于是他就从侧面切了一片鱼肉,然后缝上一块白桦树皮,鱼有了“白色补丁”不想被其他鱼看到,就总是卧在海底。作者由此想到,从前的人们对大自然是理智宽容的,而现在的人则贪得无厌目光短浅,大家都在掠夺,至于能为后代留下什么,无人关心。自然文学使作家获得心灵上的宁静,但同时也让人更不平静。越是热爱便越是痛心疾首,可是又无能为力才是作家最痛苦的事情。

在这本书中,我们常常可以看到这样的文字,时时敲打着我的心。文学是涟漪,它将思想传递到无穷。

书中很多关于自然的描写非常优美,大自然像是天然的画卷,有时我们只要用心去看它自然发生的一切,就是一篇妙手天成的好文章了。我们读到一篇篇大自然馈赠的散文,心也便飞到了那热闹又寂静的森林里,随着作家的脚步与目光感受那无处不在的惊喜了。远东的树木丰富:雪松、冷杉、槭树、白蜡树、椴树、白桦树、落叶松、稠李树、丁香树,森林里的世界像个童话:兔子、田鼠、松鼠、猫头鹰、狍子、麝鼠、麂鹿、熊、啄木鸟、阿穆尔河鱼类与鸟类丰富:大马哈鱼、鲑鱼、鲫鱼、狗鱼、苍鹭、雅罗鱼、白鲈鱼、鸳鸯、仙鹤……这些名字无一不在撩动着我们的心弦,恨不能立刻就飞进那山间、林间与河边。

作者呼唤年轻人:“大自然非常美,不要远离大自然。”是的,当我们看到这些远离城市生活的名字时,心里怎么能不生发出万般柔情,怎么能不感谢大自然曾创造的万物天然?我们应当给予大自然足够的敬畏,并让这动人的画卷与故事绵延不绝地流传下去,而不是让后代只能在文字与画面中缅怀与伤感。

就算是身处城市之中,我们不时也被阳光与月光的滑落而感怀吗?在每个人的心底,其实都深藏着人类永恒的故乡,那就是对于大地的热爱。越是年纪渐长,我们便越是感慨人类的渺小与自然的神奇,也便越是感受到谦卑的力量。面对大自然,我们不妨学会尊重与思考。

12月了,一年将近,“大地躲在棉被下越冬”,对于小动物们来说,寒冷的冬天是场艰难的考验,但在那棉被下,春天也在孕育着。

## 不必“硬读”

■ 路来森

交流读书,常常听人说:“我终于将XX书啃下来了!”言下,甚是欢喜。不过,在我看来,却是颇为不解:“啃”下一本书,是何等艰难?你是真正读懂了,还是只为“啃”书而“啃”书?那个“啃”的过程,你又是真正享受到了阅读的乐趣?

而我通常,称这种“啃书”之法,谓之“硬读书”。我也因此常常反思:“硬读”何益?

读书,不外乎两种情况:一是专业性阅读;二是自由性阅读。

专业性阅读,不管是为了获取学位,还是为了专题研究,抑或是为了其他,归其要,都是一种“功利性阅读”,目的是“学以致用”,如此,“啃书”或者“硬读书”,未尝不可的,攻坚克难,不达目的,决不罢休,也许,唯有如此,才能真正实现专业阅读的目的。

而自由阅读呢?却未必一定要“硬读”了。

自由阅读,贵在“自由”,自由地选择阅读的书籍,选择自由的阅读方式,在自由阅读中,获取知识,增长见识的同时,也获得一份阅读的乐趣,才好。

因此,我赞赏蒙田关于读书的一段话,他说:“有些学问枯燥无味,艰深费解,大多数是迫于生计而勉为其难,这就让那些还在为尘世效力的人去做吧。至于我,只喜欢那些有趣易懂的作品,让我精神舒畅,不然,就是那些读了感到宽慰和劝导我如何处理生死大事的作品。”

这段话,意思大概可分为两层:前者所言,就是指的那种“功利性阅读”,迫于生计,学以致用,就让那些专业人士去读吧;后者,则是指蒙田自己的阅读取向——要阅读那些“有趣易懂、精神舒畅,感悟人生”的作品。

其实,蒙田的话中,还有一个阅读的辩证法,那就是阅读的“舍”与“取”的关系问题。“舍弃”的是“枯燥无味、艰深费解”之书,取得的是自己喜欢之书。蒙田的读书方法,大可为自由读书人借鉴。

不过,对于“舍弃”,寻常自由读书人,也要灵活对待。我之方法,有二:一是先放一放。一本书,你读不懂,可能存在着两方面的问题,一是知识积累不够,二是人生阅历不足。例如,有人说:“四十岁以前的人,读不懂周作人。”此言并非虚妄。周作人的书知识量太过丰富,周作人自称为“杂学”,可是又有几人能达到他“杂学”的高度和深度呢?读不懂,不要紧,先放一放,待后再读,亦未尝不可;二是“绕一绕”。绕一个圈子,绕到读不懂的书的外围看下去。比如,西方哲学著作,大多思辨性极强,如果你不懂外语,就只能去读翻译作品了,于是,又可能遇上翻译语言的欧化问题,阅读起来,就难上加难了。不要紧,不妨先放弃原著,读一些介绍该作品(或学问)的外围书。

我读萨特的《存在与虚无》,就是如此。读不懂,我就先读萨拉·贝克尔的《存在主义咖啡馆》,此书通俗易懂,一路读下,存在主义的诞生与发展、存在主义与现象学的关系、存在主义的核心概念阐释,等等,都能得到一个大概的了解。最重要的是,此书还将存在主义的主要哲学家的生平掺杂其中,给全书增添了极大的趣味性。读此书,不仅获得了存在主义的一些知识,而且还对众多存在主义哲学家的生平、事迹,乃至趣事有所了解,受益匪浅。

我觉得,读完萨拉·贝克尔的《存在主义咖啡馆》,萨特的《存在与虚无》不读亦可。因为,我非专业研究者,只是涉猎而已,粗略了解,也就可以了。

撇开“硬读”,在求知的时候,还能获得阅读的极大乐趣,何乐而不为?因此,对于自由读书人来说,“硬读”确实是不必要的。我倒是觉得,在借鉴蒙田读书方法的同时,不妨再借鉴一下周作人读书的选择标准:知识与情趣。

## 历史上的传染病曾告诉我们的事

■ 陈斌

人类历史上曾遭遇过很多传染病,《传染病与人类历史》之所以仅仅聚焦鼠疫、天花、疟疾、肺结核、斑疹伤寒、黄热病、霍乱、大流感、脊髓灰质炎和艾滋病这10种,主因是这些传染病对人类历史的影响要么最大,曾造成巨大死亡,如鼠疫造成2500万至1亿人丧命,天花致死总人数超过10亿人,肺结核病在几千年中感染并杀死了10亿多人,1918年大流感5000万至1亿人死亡……要么是病给后人留下了极其恐怖的印象,如黄热病、脊髓灰质炎、艾滋病等。

今天,我们得知导致传染病主要是因为病毒和细菌。不过,无论人类多么讨厌或者害怕病毒与细菌,二者一直是人类“忠实”的“朋友”。

《病毒星球》(广西师大社2019年4月版)一书曾指出,“根据科学家计算,在每升海水当中,含有1000亿个病毒颗粒;在地球的所有海洋里,大约存在着10的31次幂个病毒颗粒。”病毒无时无刻不在我们身边,人类基因中包含远古病毒基因,正是因为“一亿年前,我们的远古祖先被一种病毒感染,获得了最早的合胞蛋白,于是产生了最早的胎盘,变成了最早的哺乳动物”。至于细菌,更是遍布我们生活的每一个角落,只不过人类在进化中适应了与众多细菌共生。本书亦指出,“传染病是一个选择机制,在一段时间内触发一个群体的遗传结构变化,换句话说,它能促进人类进化。”

传染病一方面重创人类文明,另一方面也倒逼人类苦思应对之策。正是出于了解传染病的需要,人类发明了显微镜;约翰·斯诺的“霍乱地图”早已成为医学地理学及传染学一项基本的研究方法;1910年,马来西亚华侨伍连德博士正是通过隔离,扑灭了东北鼠疫;丹麦麻醉师比约·易卜生发明的用于脊髓灰质炎患者重症监护的ICU(重症加强护理病房),已成为现代医院的标配;1942年问世的青霉素,掀开了人类与细菌斗争新篇章……

人类历史上,传染病还改变了地缘政治力量均衡。1346年,当远征欧洲的蒙古军队将患有黑死病的尸体抛向攻不下的黑海城市卡法时,传染病变成了一种改变双方力量均势的“生化武器”。这种所谓的战术,在后来被欧洲殖民者广泛应用于美洲、澳洲和非洲大陆。欧洲人对哥伦布发现美洲新大陆总是大书特书,如果这段历史由印第安人书写的话,很可能是一部彻头彻尾的种族灭绝史——“天花在一些地方消灭了90%的土著人口。”历史上,鼠疫曾流行七次,前六次均源于印度恒河流域。英国殖民统治者并非不知鼠疫之害,只是出于利益考量而漠然视之。

传染病每次出现,各种谣言几乎也会漫天飞舞。公元14世纪,黑死病流行期间,犹太人便被欧洲人指责为散布黑死病的根源,“黑死病同时开启了反犹太主义与迫害犹太

人的新时代”。无独有偶,新冠肺炎疫情爆发后,尽管许多正义科学家一再呼吁,应坚持本着科学态度团结抗疫和溯源,但仍有一些国家抱着种种目的,试图“提着鞋找脚”。

传染病对人类的影响无所不在,甚至审美也会产生扭曲。公元19世纪,当时在欧洲和亚洲大部分地区,理想的美丽是身体苗条、皮肤白皙、脸颊红润以及一双大眼睛,肺结核被视为“优雅的象征”。在中国,这一幕似曾相识。曹雪芹笔下的林黛玉:泪光点点,娇喘微微。闲静似姣花照水,行动似弱柳扶风。心较比干多一窍,病如西子胜三分。经研究表明,林黛玉所患的痼病,正是今天我们所指的肺结核。

从本书梳理的传染病历史规律来看,大多数传染病最终可能会自行消失,但往往需要数年甚至数十年的漫长过程,人类还必须付出难以承受的昂贵代价。科学研究早就证明,在抗疫面情,人类唯有同舟共济,才能走出“柳暗”迎来“花明”。

历史是最好的镜子。在新冠肺炎疫情肆虐的今天,科学家对肺炎的研究正与病毒赛跑。张文宏曾指出:“全球抗疫是一盘棋,世界的疫情取决于控制的最差的国家,不取决于最好的国家。”道理虽通俗,但这一逻辑要想成为各国普遍共识和自觉行动,从目前看仍然尚需时日。从这方面讲,传染病攻陷的不仅仅是人类的身体,还有人类文明的防火墙。



## 《传染病与人类历史:从文明起源到21世纪》

作者: [美]约书亚·S·卢米斯 译者: 李珂 等  
出版社: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出版时间: 2021年5月  
ISBN: 9787520180924

## 以书为友,要趁早

## 《以书为友》

作者: [日]永江朗 译者: 烨伊  
出版社: 新星出版社 出品方: 读库  
出版时间: 2016年4月  
ISBN: 9787513320825

随着现代互联网与电子技术的发展,人与人之间的交流渠道愈发多样,沟通方式也变得便捷而高效。

可由此带来的,却是我们日益加剧的紧张感与压迫感,以及热闹社交之后的孤独。

我们不禁要问:当物质得到基本满足之后,人们的精神安放何处?

若将精神生活比喻成一棵树,精神愉悦的顶峰必在树的最高处。物质生活总有满足的时刻,但精神之树却冲天生长,越向上,我们越能发现天空广阔,越能发现自我无知,越想要填补空虚。

谁会来引领我们打败孤独,战胜空虚呢?多年以来,我寻到的唯一武器就是:读书。

活在当下,读书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事情。嫌纸质书价格贵的朋友,可以读电子书。除了现在流行的各种电子阅读器,各个读书网站还提供免费阅读。但又有几个人愿意将空闲时间花在读书上呢?说到底,现代人都是瞬间快乐的囚徒。

可如果真心与书交朋友,生活之于我们,也许会变得不一样了。

“以书为友”,是一种物质与精神兼而有之的生活方式。论严肃,买书读书,可以学习知识,提高修养,塑造性格;说轻松,读小说看漫画,可以与打游戏、追剧或是运动等刺激肾上腺素的娱乐活动相媲美。

我不敢肯定用一篇小文章,就能将阅读的好处说得多么清楚。但我必须效仿张爱玲的话,说上一句:读书要趁早。换句话说,阅读习惯,越早培养越好。

最近,我读到一本小书,就叫《以书为友》。它是“14岁懂社会”系列丛书的第一本。书的内容浅显易懂,几乎说出了我的全部阅读观。在书之外,我仿佛看到了那个在人生路上,彷徨不安的14岁的自己。

不论男女女孩,在这个年纪,都有了一定的认知与理解能力,是时候让他们开始观察社会,了解社会,学习与社会如何相处了。《以书为友》,恰好写明白了如何与书交朋友,通过阅读让自己变得从容强大,对于孩子们顺利走上社会何其重要。

日前,一家初中生杂志邀我写“成长问答”。其中有一个问题:如果可以回到过去,你最想做的是?我答:我想更早地开启阅读

之门,尽量读更多的书。那样的话,今天的我一定是一个更好的我。

所谓“更好”,并非指学习成绩更好或事业更有成就,而是我会更懂这个世界,会在该争取时争取,该放手时放手,遇到生活中的困惑,会与“书”商量对策。

当然,所有的人生问题,未必在书里都有答案。但读过的书,无论是史实还是小说,那些真实或虚构的书中之生活,都是可以借鉴和参考的。而你活得美好或糟糕,取决于你在这些答案里,如何思考、汲取、选择。拥有大量阅读经验的你,绝不会再像14岁时的我,在人生的一片茫然里孤独不知所措。

我曾反复地阅读美国作家路易莎·梅·奥尔科特的小说《小妇人》,小说里,马奇家的二女儿乔一直在坚持写作,她以能用写作赚钱而骄傲。但老妇人的眼里,她们认为靠劳动赚钱决不是上等人该做的事情。但正是因为乔的阅读与写作经验,给了她抵御世俗、展望未来的勇气。即便全世界的人都看低她,她依然会以书为友,有书为安。

不要小瞧书的力量,它将是孤独世界里,最温暖的一束光。